

流年剪影

■ 王雁翎

记忆中,在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阶段这个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不过,这三本书当时都不是我自己读来的,而是听来的。

第一本书是《第二次握手》。大约是小学五年级的夏天,麦子黄了,我们到附近的农村进行为期一周的学农劳动——捡麦穗。第一次离开家庭和学校的我们,像一群初次放飞的小鸟,白天顶着烈日戴着草帽兴高采烈地在田间捡麦穗,晚上则在农村学校一间教室改成的大通铺上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一天晚上,一个大眼睛漆黑眉毛的女生忽然说:“大伙儿别闹了,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第二次握手,我听我妈妈讲的。”哦?女生的母亲是厂里的技术员,算是工人堆儿里的知识分子,女生也因此有了几分书香气质。我们正处于爱听故事的年龄,而且——第二次握手?为什么是第二次呢?这个题目吸引人。快讲!快讲!有人催促道。于是,那个女生在白炽灯昏黄的光晕笼罩下,开始讲道:

从前有一对科学家夫妻叫苏冠兰和叶玉菡,他们住在一个单独的小院里,院里种满了各种兰花。有一天上午,苏家门前来了一个挽着

“浓霜打白菜,霜威空自严。不见菜心死,翻教菜心甜。”品咂白居易笔下的平民白菜,内心一片波光旖旎。

故园冬寒,窗外寒雀鸣霜枝,屋檐檐雪经风簌簌而下,如梨花轻飏,令人走进宋代范宽《雪景寒林图》萧寒凄清的画境里。

霜天清寒,农家菜园里,一颗颗白菜比肩而立,整饬而鲜明。白菜个大腰圆,如田间劳作的健硕农妇。白生生的水嫩,洁净素雅,丰腴肥硕,呈半透明的白绿色、石青色,气味芬芳。白菜叶如翡翠,茎似凝脂,敦厚中显露端庄,清秀中蕴藏妩媚。白菜滋味深刻,蕴涵着无穷气韵,淡、嫩、清、甘、柔、脆,透着一种丰润而水灵的气质。

小雪时节,白菜修炼得干净脆爽,碧玉颜色里,浮躁褪尽见真纯。跟霜前的披散不自持相比,更显端庄静穆,安然稳重。打坐参禅一般,外表粗犷却永葆一颗柔嫩的心,将自己修炼成翡翠之色,呈露纯正情怀。

雪霁,吉祥的村庄,如同古代寒士,风神俊朗,温润如玉,高远而辽阔。我喜雪喜天出门,听踏雪咯吱如蚕嚼桑叶。屋后轻铲几颗沾雪青菜,连同一颗大白菜。天寒霜重,哈气成烟,地上现清简素描。颇有王子猷雪

夜访戴的豪情雅致。王子猷逸兴遄飞,雪花一样飘落在时光深处,让人追慕不已。

寒风袭人,夕光惨淡,寒雀啾啾,乡愁空旷无边。兜一身寒气入屋,捧一碗白菜芋粉汤,烟火人间,风雪夜归人,没有张扬的个性,波澜不惊,却是平实到极致。是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执拗,是安贫乐道、宁静致远的境界,充满温情和慈悲。

若有亲朋到访,白菜煨牛肉足见待客的厚道。若放入自家熬制的辣椒油或麻虾酱,热气腾腾,色泽鲜明,让人涎水汹涌而至。吃得主客服服帖帖,豪情万丈,忍不住想唱刘邦的《大风歌》或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窗外雪花翩跹,风声飕飕,聆听一曲《斯卡布罗集市》,亦或《风吹过的街道》,伤感与怀旧,感恩与悲悯,棉衣裹身殷殷帖。音符饱蘸激情在冬寒里炸开,直抵灵魂深处。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渺远与旷达。

小小说

■ 陈文明

三本书,三种爱情

高高发髻的女人,笃笃笃,三声,她敲响了门,女主人叶玉菡应声开门出来,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位气质高雅超凡脱俗的女士,请问您找谁?女士轻启朱唇,声音像银铃一般悦耳:请问这是苏冠兰先生家吗?而此时,苏冠兰在屋里隔着玻璃窗已看到这位女士,是她——丁洁琼!他的心开始痛苦地呻吟起来……

应该说,这个女生很有讲故事的才能,她利用悬念成功地吊起了我们的胃口,大家情不自禁地围绕着她坐了下来。周围安静极了,只有她的声音在汨汨流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亮晶晶地闪光。随后几个晚上,就在这个故事中度过了,大伙儿一片感慨唏嘘,为丁洁琼和苏冠兰这对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我们一致觉得叶玉菡这个女人好讨厌,是她阻隔了苏冠兰和丁洁琼的爱情。我们把幼稚的同情心一边倒全给了丁苏二位。后来我才知道,《第二次握手》是当时著名的手抄本,流传极广。这种科学家之间高雅脱俗的爱情,丁洁琼、苏冠兰心相印爱而不能的甜蜜的痛苦,在当时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受,和高尚的熏陶。许多个夜晚,我辗转反侧,一遍遍在心里回放着这个爱情故事,一次次地回味咀嚼,从此,知道了什么叫做

古称白菜为“菘”,尊其有松树耐寒的品性。老饕苏轼夸白菜:“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把白菜类比乳猪和熊掌。郑板桥赠友:“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清贫寡淡之余,尽显澄明清雅的人生境界。白石老人笔下的白菜,水墨淋漓,青白肥壮,缀以蛭蚬,妙趣横生。白菜,清白高格,从味蕾的享受上升到精神的愉悦。

身居小城,凝望故园,遥想白菜娉婷立于田间地头,寒风中招摇成一首宋词小令。才长出几片肥硕鲜嫩的绿叶,便繁衍着农家饭桌的清香。母亲头顶芦花白发,躬身菜园,夕光濡染,周身镶锦,暮色清凉而欢悦。白菜内敛亲切,叶片极具平民光泽,温贫老暖,诗性乡土,入诗入画。几只芦花鸡,茅草枯藤下,“啾啾”争食,乡下庭院破寂寥。

夏丐尊感慨李叔同“我常见他吃萝卜白菜时那种喜悦的光景,我想,萝卜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到了。”

霜天雪夜,煨白菜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煨的是一种情怀,一种清凉古意。此时,一股柔软的乡愁悠忽传遍全身。雪沫乳花,蓼茸蒿笋,都是清欢,一如白菜清汤。做一颗清爽白菜,尘世之外,烟火之中,守望田园,无需雕琢,恪守本真。

小君的店

得益于一名特殊的巡查员——自己的父亲。几乎每个星期,小君的父亲都会来到门店巡查。巡查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小君门店的电缆保真保量,保真是确保所有电缆符合国家标准,保量是为了足量足米。

在父亲一如既往的督导之下,小君的门店名声大噪。“小君的线,放心地选。质量可靠,米数刚好。”这样的好评,一传十传百,周遭传为美谈。

不时,有同行朋友前来串门,说是串门其实更多的是挖苦。朋友问:“你家电线都是国标?”小君说:“当然,其他杂牌也有来这推广的,但我们拒绝了。”听罢,同行嗤之以鼻,又似心有不甘,继而边左右打量边问:“只卖国标的电线?不卖其他的?”小君看他一眼,一笑了之,没有回答。同行很是无趣,边走边嘟囔:“真行,好线利润那么低,挣啥钱呀!”

同行走后不久,父亲一如既往地前来巡店,小君把适才发生的一幕告知父亲。对于同行所言,父亲气不打一处来,痛心摇头,转而对小君说:“我们只要真的,只卖好的,像他们那样天天蒙骗顾客,无视安全隐患,这样的钱挣得踏实吗?他们不怕遭报应?”末了,父亲继续说:“孩子,做人做事,诚信为本,这是不可撼动的红线。宁可薄利多销,也要坚持底线,名声做好了,销量不会少!”

小君虽然不知为何父亲如此坚持,但是作为听话的孩子,父亲的叮

汤气回肠。

第二本书是《青春之歌》。大约是1977年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午后一点长篇联播节目开始播出《青春之歌》,我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有时饭还没吃完,就端着饭碗边吃边听,为此没少挨父母的骂。记不得当时是哪位播音员播讲的了,只记得是一个标准普通话的浑厚男声,随着情节对话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令我非常着迷。现在能在记忆里打捞出来的细节有这么几个:一是余永泽称呼林道静为“静”,“静——”拖着长音,多么深情!多么温柔!多么甜蜜!在学校里我们被老师同学一本正经又漫不经心地称呼大名,在家则是被父母兄妹叫着大名,第一次听到用单字称呼一个人,那感觉是非常奇怪的新鲜。这样的称呼简直近似耳语,散发出一种私密的气息。我很快就知道了这更是恋人之间的专利,当时是不能乱用的。不仅是口头称呼,这个单字更多地出现在情书的开头:静,或:亲爱的静——不用说,这肯定是一封情书了。光看这个开头,就够让我脸红心跳、心驰神往的了。还有书中几个革命青年演出话剧《少奶奶的扇子》,这个剧名,曾使我浮想联翩。少奶奶?什么样的女人是少

奶奶呢?手持一把香扇的少奶奶,又该是怎样一种形象呢?当时的生活中找不到这样的女人可供我“对号入座”,我只能调动起记忆中储存的电影中的女人,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个抽着烟、头上歪扣着船帽檐、拖着软绵绵长调的女特务,就觉得这“少奶奶”应该跟女特务是一类的,都是妖媚风情的坏女人。当然,这部小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林道静与卢嘉川的革命爱情。卢嘉川坚定坚毅坚强,是个成熟的革命者,他对林道静无异于一个兄长兼导师的角色,引导着她这个幼稚软弱的小布尔乔亚女性一步步走上了革命之路,而这条道路两旁,还开满了美丽的爱情的鲜花——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因其伟大的革命理想,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更闪耀出一种崇高纯洁的光芒。我记住了“志同道合”四个字,以致日后我的初恋就是爱上了一个我自以为与他共同热爱文学、“志同道合”的男生。

第三本书是《红楼梦》。当时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女同学,腿有残疾。她似乎是过继给了她的姨妈,单身的姨妈带着她两个人过。她住在一个仅能放一张小床的小黑屋里,四周没有窗,即使是白天也很昏暗,节俭的姨妈不允许她白天开灯,



笔砚清玩

■ 唐崐

前几天,与文股兄在椰城小聚,三杯淡茶,浊酒一盞,很有些许的惬意。酒杯换盏之际,聊起了书法的那些事儿,也想起了他的书法创作。与文股兄交往多年,跟许多人一样,不仅喜欢他的待人接物,也喜欢他的书法。喜欢他的笔墨游走的高妙气象,喜欢他的横折撇捺变换多姿,喜欢他的章法开合大度、意境空灵。

文股兄,苏姓,号山翁,白沙人氏。他自称落草于天鹅山北麓一个叫福英的黎族村庄,村子不大,百余户人家,一条引自珠江水系的水渠绕村而过,清流潺潺。他家的院落很独特,特别是那处柠檬园,常年郁郁葱葱,四季挂果,幽香不断。他家老宅大门的两边是他自撰自书的楹联:“门开绿水桥通野,灶近清流竹引泉”,意境很是归隐,内容与笔墨相互映衬,使得整个院落乡野间散发着浓浓的文气。

他的村庄,他的老宅虽是黎族的那种,但已没有昔日那种船型屋痕迹,而黎族人世代传承耕作传家的许多历史和无从稽考的故事却依然蕴藏。他的祖辈父辈并没读过多少书,但骨子里却或多或少地浸染着古代文脉的风神与气息,并以一方乡贤在方圆十乡之间受到尊敬。山翁这号,我想与他对家乡山水和人文的眷恋不无关系。对于他的名字,也另有一番意味,虽然是祖辈或父亲按辈份来取的,但很契合他的艺术天资。

文股兄现居椰城,也许是受家乡山水的熏陶,很痴情于山水。他在自己寓所墙边的空地开辟了一处自名“山翁瓜棚”的场所,这场所春来鸟语花香,夏来树影斑驳,很是田园。他闲来邀三五道友,盘桓其间,清茶一壶,浓酒一盞。书画道友黄文琦、江寿男、杨文修、刘强、吴青山、黎盛健、梁建、郭兴武等琼岛行家也常莅临其中。一次,他们谈论书法创作时,杨文修随口而道:“山翁兄书法尤如山

她就在这个黑暗的小屋读《红楼梦》,做着怀春少女的旖梦。就是在这个昏暗的小屋里,我第一次听她说起《红楼梦》。她对《红楼梦》非常熟悉,对我娓娓道来宝玉黛玉宝钗等等这些大观园里的人物故事,对众多的人物关系和王熙凤的心机分析得头头是道,令我十分佩服。在我眼里,她俨然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不仅懂得爱情,更懂得人际关系的种种微妙。不久,越剧电影《红楼梦》开始放映,我鼓足好大的勇气逃了上午最后一节课,去电影院看《红楼梦》。虽然那越剧的腔调道白我听不大懂,但一点也不妨碍我深深沉陷进去,这不得不归功于那位女同学的讲述,我已从她那儿知道了人物和故事的大致轮廓。记得看过这个电影后,有一天在新华书店看到卖《红楼梦》的电影剧照,黑白的,我马上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之后很长时间,这个剧照成为我的心爱之物,我常常对着它,不知不觉地陷入宝黛那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之中,不由得心潮起伏,最后悠悠长叹一口气作罢。

这三本书,让我懂得了爱情,虽然只是纸上谈兵。

先于生活而从书本上感受爱情,书就这样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爱情的滥觞。

中古曲,婉转悠扬,余音绕梁,意蕴深邃……”一言点中了他的书法真谛,这让一贯谦逊的他脸红了,连连拱手作揖:“过奖,过奖!”弄得大家开怀大笑。

多年的刻苦钻研及悟性成就文股兄的书法,但家乡的山水和人文无疑给予他书法创作的源泉。他的书法很随性也很应景。一天傍晚,他在海口滨江路的花卉大世界漫步,夕阳的余辉染红了西边的云朵,这让他想起了童年时的一件趣事:他问爷爷,他在镇上工作的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爷爷说,云彩与夕阳一起回家时,你阿爸兴许就回来了。这童话般的对话激起了他创作灵感,回到家后,他立刻铺开宣纸,取砚磨墨,一幅行书斗方“云回人归”四字一挥而就,那野趣的横折,那水波般的撇捺,无不流露出童年的纯真,无不飘散着浓烈的乡愁。怪不得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吴东民先生评价他:“更专注于书法艺术背后的人文精神,作品中隐藏着深邃的哲思。”

夜深人静时,我也常常拿出文股兄的书法作品集《山翁墨痕》研读。那作品可谓幅幅精品,让人读之心胸释然,远离世俗的喧嚣。行草斗方《江雪》,笔锋藏露有度,章法错落有致,笔墨里似乎只只灵动的鸟儿,跳跃于纸间;草书团扇《月夜泛舟》里那“斜”字长长的最后一竖,统领布局,似乎山涧溪流,韵味悠长;楷书对联《离骚》句,字字端庄厚重,尤如激流砥柱。篆书小品“水墨”两字,不仅渗透出鱼水深情,而且抒发了作者与笔墨的情怀。书法须造境,古人云“欲书先散怀抱,然后书之”。古人亦云:“字为心画”。我想,文股兄的书法正是他对山川丘壑,人间物态的心境映射。

对故乡、亲情,对行走的见识和感悟,都是对生活意义的耽思和观照,把这些山水、人物、风物揉和于笔墨里,是文股兄书法创作的灵魂,也是他书法作品魅力。

诗路花语

春风吹醒沉睡的梦想 (歌词)

■ 郑有基

一

春风吹醒了沉睡已久的梦想,
琼州故土生长起腾飞希望;
春潮唤起了期待多年的憧憬,
宝岛处处汇聚起奋进的力量。

我们用激情拥抱新的时代,
我们用铁肩扛起新的担当;
我们用豪迈踏上新的征程,
我们用奋斗铸就新的荣光。

二

柳风吹拂着热带蓬勃的土壤;
南国海岛发出了耕耘的招唤;
海韵传唱着热土风流的赞歌,
大海之南涌现出崭新的气象。

我们用理想描绘美好新海南,
我们用汗水浇灌美好新海南,
我们用热爱呵护美好新海南,
我们用热血铸就美好新海南。

岁月给予的养分

■ 汪能平

年轮在枝头曾有的空白
只有根知道,阳光一点一点
在其身上积蓄的芳华终将绽放

注定落下的叶,是花苞与新绿的哲学
经历了风雨,泪水才坚硬
凤凰木怎样长成参天巨树
它不需要告诉我们,信念才是它的天堂

无意中,凤凰花鼓舞了我
把所有不如意交给烟缕
我像风一样跳上枝头
如果不能够,那就燃烧出青春的回响

又见凤凰花,在阴晴不定的天空下
把生活的灰暗,燃烧成灰烬
那是岁月给予的养分

树之

■ 余芳媛

每一棵树应该都有一个名字或者其中一棵叫“树之”
麻雀在冬季里经常唤它许久
怕它睡得忘记了下一个季节
但总得不到有声的回应
偶尔只是动一动指尖
却不妨碍到它们的交流
我知道其实它一直都在醒着
看 已经有鼓鼓的绿苞儿爆出发
即将炸开在来日里的某个阳光下
原来它已悄悄地准备着惊喜

离开的人回来了

■ 刘春柳

爷爷去世后,他的灵位在堂屋里
奶奶每天虚掩着门,烧三炷香
摆一碗饭一块肉
坐在那里,絮絮叨叨说着一些闲话
家人都知道奶奶在和爷爷说话

那天,三月的东南风吹来了
咣当推一下
奶奶没在意,咣当又推了一下
那响声有点像爷爷从外面回来时推门的动作

奶奶怔了一下
咣当,推第三下时候
奶奶慢慢起身,轻轻打开木门
见没有人,
轻声说了一句:“知道是你回来了,每次开门都这样”

海棠湾

■ 许起鹏

浪花采海枣,华屋映蓝天。
惜别浮云后,凌波继续缘。

游苞蜜园农庄

■ 王健强

茶树溢馨香,槟榔拂日光。
奔驹穿沃野,寄鸟戏沧浪。
人约新池绿,客行幽径凉。
乡慈裁九陌,回望已斜阳。

投稿邮箱
hnrzbzp@163.com